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怀念

故人入我梦 明我长相忆

□武鹰

近年来,我因疾病缠身,躲在郊外休养,疏与亲朋好友联系。一日晚间,突然接到老友、著名国画家陈玉圃的电话,向我通报了一个噩耗:刘焕鲁去世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玉圃是公认的忠厚老实之人,绝不会说谎。我一下子怔在那里,老泪不觉流了出来,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入眠。第二天一早,我便乘车赶往焕鲁家,在他的遗像前痛哭一场。

我和焕鲁少年时代就厮磨玩耍在一起,相识相交几十年,真是情深谊长。我长他几岁,但论学识能力,远不及他。常言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是在省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当中,焕鲁也算小老弟,可论起才智来,却是众兄长敬佩的英杰才俊。

焕鲁不仅聪慧,且勤奋好学。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父亲传统文化的熏陶,幼年即舞文弄墨,颇得严父的赏识。若不是老父过早去世,若不是因唯成分论的戕害,也许焕鲁凭着他的才华早就宏图大展,成为名牌大学的名教授或某专业的大学者了。

即使在社会环境极为不利,家境极为窘迫的情况下,焕鲁仍像一匹行进在沙漠上的骆驼,苦挣苦熬地寻找着知识的甘泉。他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常常在酷暑三伏天,躲在阴暗潮湿的小南屋里,只穿一条短裤,打着赤膊,背上搭一条湿毛巾,手中捧着一本书,或吟诵或默读;冬天,在近零度的小屋里,他常常坐在被窝里读书,或者在桌前,一边跺着脚一边读或写。寒来暑往,他把读书当作最快乐的事情,恰如周作人先生说的那样:“翻开故纸,与人对照,死书变成了活书,于是苦读也就成了人生的一大乐趣。”

焕鲁读书极其博杂,真如书虫一样,见什么啃什么,啃完了家里的,再向师长、友人或图书馆借书啃。他啃书之广令人吃惊,他啃书的速度之快也令人叹服,他博闻强记的能耐更令人折服。如果三天见不到他,再与他相见交谈时,他会向你讲述你从未涉猎过的知识领域或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或向你推荐几本新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见解深邃,令人仰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文章知识面广,“含金量”高,文字清新,意境深邃,讲义讲理通透,常以荀子的“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为据,笔到意到,一语中的,句句传神,道出人所想所感而又无法用准确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难怪前省委副书记赵林同志当年曾亲笔挥毫,书写“文章道义”四个大字赠送给焕鲁,充分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晚辈的钟爱栽培之情。

焕鲁秉承了其父的大家风范,长袖善舞,交游甚广。他交友绝少有私人杂念,多以情趣相投,气味相吻,为探究学问而交,为成就事业而交。他的座上客,并非往来无白丁,

逝者档案



●姓名: 刘焕鲁
●终年: 66岁
●籍贯: 山东省章丘市
●生前身份: 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却往来皆知己,既有官员、学者、教授、演艺界名流,也有车夫马卒、凡夫俗子……诚如著名学者孔令新先生所言:“只要他与人见上一面,便能打得火热。”焕鲁生性率真,不会玩深沉,待人如天真无邪的孩子,十分真,十分诚,绝无藏掖,有啥说啥,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这是他交友多,交友广,交友诚的“秘诀”。

焕鲁1965年进济南国棉二厂当了一名工人。常言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凭着出众的文采和写作成就,被识才的伯乐调到了高手云集的省级出版社工作。由此,他奋斗的劲头更足了,他把这次重大变动当成了飞向事业巅峰的起点。他根据出版社每年的出题选题计划组稿编稿,四处奔波,广泛联络作者,拜访名家,发现新人。一旦抓到好的书稿,与作者反复推敲,精雕细刻。他每年在社里都超额完成任务,曾多次获得山东及华东六省一市编辑奖。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还抓住分分秒秒,硬是挤时间完成了大学中文专业全部课程,拿到了大学文凭。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焕鲁的命运又来了一次突变。当时省里酝酿成立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由原省委副书记秦老一到任,就点名调刘焕鲁为专职秘书长。焕鲁确实是事业型的人才。他一上任,就搞了几件令人咋舌的大事。像“黄河艺术考察”、“齐长城考察”、《毕修勺译左拉长篇小说

九卷本》、《全宋词译注》,还有他亲自主持七易其稿,一韵到底的千行诗配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文史哲系统工程十余种。

1996年夏天,焕鲁在省华促会换届之余,又斗酷暑战高温,抓起笔来写起了随笔杂文。他纵横捭阖,恣意发挥,矛头直指当前社会上方方面面存在的腐败行为和假冒伪劣现象。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激火快铲地烹调出直攻人心的“麻辣烫”式的杂文,让人读了酣畅淋漓。他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二三年间,发表了数百篇杂文随笔,先后结集《别相信自己的眼睛》、《习惯电脑》、《悲怆之旅》等五部作品。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曾繁仁在《别相信自己的眼睛》的序言中说:“集中反映出他生活与文化的积累。这也是焕鲁的一种厚积薄发吧。”他的杂文随笔集,情致深远,笔力充沛,慷慨激昂而富有气魄。“使事深于政治,理密于时务。”

焕鲁酷爱艺术,且修养甚深甚高。他以至善至美的情感写了一组令行家们叫绝的书画家论。常言道:奏过千支曲,才懂音乐之妙;看过千把剑,方识宝器之贵重。焕鲁的书画界朋友甚众,且都是至交。著名国画家陈玉圃、书法大家欧阳中石、王学仲等曾是他家中常客。焕鲁多年来在与书画家们交往中,熟睹了每位书画家的画风书派、技法流向,对其佳作皆能透彻理解其深刻含义,亦能指出作品精妙所在。他识人识书识画,其理其论令丹青高手们叹服。焕鲁曾立下宏愿,要为中国画坛百位名家立传。可惜,因他的早逝不能如愿了。

最能体现焕鲁文字功底和艺术修养的是他历经二十多年,反复修改,加工润色,洋洋四十多万言的长篇力作《国魅》。这部小说2005年问世时,省作家协会和山东文艺出版社为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作品研讨会。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像雷达、张颐武等近百位驻京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学者、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对作品的艺术性和社会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魅》荣获山东省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焕鲁还有呕心沥血创作的歌颂石油工人王进喜的万行抒情长诗《铁人颂》。他的散文曾获首届“古风杯”华夏散文大奖赛一等奖。作品被选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国校园课外阅读经典著作。

焕鲁66岁,于2010年10月29日戴着对他人生价值肯定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山东省华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等诸多桂冠走了,带着许许多多的爱走了,带着许许多多的遗憾走了,实在让人悲痛不已!但他也把这么多精品佳作、宝贵的精神财富留在了人世间,激励当代,留传后世,这又是多么幸运的事呀!

焕鲁弟,我的好兄弟,咱们的缘分不会断,来世咱们还做好兄弟!

“妈妈语录”征集启事

倪萍的《姥姥语录》一直热销,那位小脚姥姥的日常言行中包含着无限的智慧和爱,读来是那样令人感动并给予我们人生的启迪。今年的母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回忆和记录一下妈妈留给我们的“语录”吧。

征稿要求:篇幅可长可短,可以写成一个个小故事,也可以整理成一句句的“妈妈名言”。只要真实,只要精彩即可。稿件请于5月3日前发至:qm85193207@126.com

稿件欢迎配发妈妈的照片及简历,请在稿件后注明联系电话。

“凶老伴”的情书

□周建苗

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就的漫画大师丁聪,却享有“怕女人”之盛誉。

丁聪先生40岁那年才与沈峻结为连理,沈峻比他整整小11岁。由于丁聪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是“低能儿”(他说自己像是个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他的所有生活方面的事都是沈峻帮他料理。丁聪先生对夫人一直尊称为“家长”,自己甘居“低能儿”的位置。他说,其实这样并不吃亏,蛮实惠的。

丁聪先生还有一个著名的爱妻原则:“如果发现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的错,也一定是我害太太犯的错。如果我还坚持她有错,那更是我的错。如果太太真错了,尊重她的错我才不会犯错。总之太太不会错——这话肯定没有错。”

2009年,丁聪先生告别了他瑰丽的一生,驾鹤仙逝。没有治丧小组,没有追悼会,甚至没有遗留的骨灰……艺术家丁聪的告别,竟然简单得令人瞠目。这可能是因为“凶老伴”的坚持。但是,这个“凶老伴”并非不悲伤不心疼,她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小丁”道别,这个方式几乎让所有人震惊。

这是沈峻写给丁老的最后一封情书——

小丁老头:

我推了你一辈子,就像高莽画的那样,也算尽到我的职责了。现在我已不能再往前推你了,只能靠你自己了,希望你一路走好。

我给你带上两个孙子给你画的画和一支毛笔,几张纸,我想你会喜欢的。

另外,还给你准备了一袋花生,几块巧克力和咖啡,供你路上慢慢享用。巧克力和咖啡都是真糖的,现在你已不必顾虑什么糖尿病了,放开胆子吃吧。

这朵小花是我献给你的。有首流行歌曲叫《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朵小花则代表我的心。

你不会寂寞的,那边已有很多好朋友在等着你呢;我也不会寂寞的,因为这里也有很多你的好朋友和热爱你的读者在陪伴着我。再说,我们也会很快见面的。请一定等着我。

永远永远惦记着你的凶老伴

沈峻

2009年5月26日

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真挚的情感和外人无法理解的默契。在丁老的家乡枫泾镇参观“丁聪漫画陈列馆”,读着这封情书,我心酸酸跟热热的,不由想起了一句活:最平淡的,却是最让人感动的。或许爱就是这样吧,不需要誓言,不需要承诺,就在无华的生活中,平常而充盈,平淡而真挚。

情系柴达木

□张森

前世今生,我与青海,与柴达木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6年的5月10日那天,西去的列车载着我以及和我一样壮怀激烈的青年,告别了泉城,开始了青海之旅。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山东人,柴达木来安家”,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一路歌声,一路欢乐,当看到远方的巍巍群山,皑皑白雪,还有浩瀚无边的青海湖,我们发出一阵阵惊奇的尖叫。当走到柴达木,这里是如此的浩瀚,又是如此的蛮荒寂寥。我们继续前行,记不得走了多少天,不清楚行了多少路,终于在一个绿色浓郁处停下脚步。有人在喊“到家了——到家了——”原来这里便是家,家的名字叫马海。

随后的日子,我们开始认识、熟悉我们的“家”:隆起的沙柳包硕大如屋,宛如城堡,有序无序地矗立着;野生的灌木荆棘,枝杈交错地缠绕在一起,根本无法插脚。从1966年到1978年,我在这里屯田戍边,战天斗地了十二年零七个月,打过坯,盖过房,种过地,扬过场,打过大包,送过粮。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班曾创下日人均挖土八立方米的纪录,也曾书写过人均打坯一千八百块的成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十几个小时的超极限劳动锻炼了我们的坚韧和顽强。在农业连,我呆了八年,感觉最累的是割麦子。天蒙蒙亮,揉一揉惺忪的睡眼,跌跌撞撞就赶往无边无际的麦田,一直忙碌到暮色苍茫,拖着疲惫的身体踉踉跄跄赶回连部。麦田如战场。

我们是年轻的军人,有军人的忠诚和勇敢,当团部进行对敌演练时,我们于漆黑的夜里一骨碌爬起,扛起铁锹,操起木棒,十里疾驰,朝着火光奔腾的方向急

行军。当山洪暴发,我们曾毫不犹豫地跳进刺骨的水里,用血肉之躯筑成屏障,护卫着堤坝、水渠、农田。这就是军垦战士,这就是热血的山东支边青年,我们用汗水和鲜血浇灌着这块土地,那年那月奉献生命的雄心壮志也时时填满胸膛。

后来落实知青政策,兵团随之解体,支边的知识青年大部分返归故里,少部分人依然留在青海,留在柴达木。如今的马海已没有一个知青的身影,它已成了哈萨克人的牧场。只有那些早已坍塌的断壁残垣印证着我们的昨天,记刻着我们曾经的欢乐和悲伤。还有那婆娑的红柳在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它们仿佛在吟唱当年我们高昂的歌。

我早在1978年便离开了马海,去了更西的茫崖从教,那里的海拔更高,风沙更大,但我们并不畏惧,我们在那里创办起了茫崖中学。1982年,我们送走了茫崖镇第一批大学生;1985年,我任教的班级大学升学率位居青海第二,四十八个学生有四十三人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在那里我完成了汉语言自学考试,成为青海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随后又考取了律师。我理想的风帆在起航。

之后,我在柴达木又呆了二十年,对柴达木我同样充满无限的眷恋。从2002年到2010年,我六次返青,四次回马海。每次路过马海,我都热血沸腾难以自控,恍惚中仿佛又看见三千名战友的身影,又听见战友豪放的歌声。

“胸口啊,莫要那么激动地跳;灰尘啊,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心抓黄土心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我吟着这首《回延安》,再次遥望马海,对着它顶礼膜拜。

今年的5月10日是济南第二批支边青年赴青45周年纪念日,谨将此文献给于生命无愧、无悔的兵团战友。

投稿信箱: www.3207@126.com

人间